



走出历史的沂蒙红嫂

策划:刘雅菲 吴佳 赵艳
记者:孔雨童 视频:李家澍
摄影:邱志强
漫画/设计:徐进 许晨

“沂蒙新红嫂”

在身边人眼里,于爱梅总是展现出超越年轻人的活力。参加“沂蒙精神进海南”活动,飞黄石讲课,飞深圳宣讲沂蒙精神……今年9月,于爱梅只在家待了2天,常常前一天早上4点出发,深夜12点回来,第二天又是天不亮就飞往下一个省,然后一站三个小时宣讲直到深夜。在这样忙碌的间隙,她还给新疆的部队寄去了1000双鞋垫,跟几个地市交流了“沂蒙精神展馆”筹建情况。

在人生前50多年,于爱梅的角色是一名数学老师。她头脑敏捷,讲课幽默,深受学生爱戴。但作为“沂蒙红嫂”标志性人物家庭中的一员,一些东西自然流淌在她的骨血里。

2004年,于爱梅离开教师岗位,有了自己的时间,她就开始想为老八路、为老红嫂们做点什么。那时候每个月2000多元工资,于爱梅会拿出一半拥军优属。她常常去探望高龄老八路,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以及为他们特制的“勋章”;她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,也静静听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,为他们拭去泪水。

做着这些小事的于爱梅本没想做什么“大事”。变化发生在2010年,沂南县委宣传部组织了“红色宣讲团”,于爱梅成为宣讲团的三名成员之一,自此开启了她的沂蒙精神宣讲之路。她讲奶奶王换于,母亲张淑贞;讲女英雄陈若克;讲好红嫂明德英,一门三烈士的刘勇良……她愈发感觉到,这些远去的故事里,有这个社会需要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和珍贵的“精神”。

2011年3月,于爱梅受邀到位于常山庄村的红嫂纪念馆担任义务讲解员,这一干就是六年。彼时,纪念馆条件尚简陋,连个遮风挡雨的办公室都没有,于爱梅冬天站在太阳地里,夏天站在树荫下,40分钟一场的宣讲一天讲五场。“每天都有来参观的人,根本不能停。”于爱梅说,但一年四季难免有生病的时候,她常常发着高烧站一天,晚上再去打吊瓶。

“我干什么事,都非常有毅力,一定会坚持到底。”于爱梅乐呵呵地说。

后来的日子,她开始“走出去”。十余年间,于爱梅去过西藏、新疆、内蒙古、海南、四川,

一身利落的T恤,说话中气十足,时而爽朗大笑,72岁的于爱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十几岁。作为“沂蒙红嫂”后代,于爱梅大半生从事教育事业,退休后她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传扬沂蒙精神上,和一代代“沂蒙红嫂”一起诠释这个名字新的涵义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于爱梅在红嫂纪念馆宣讲奶奶王换于的故事。

自费行程几十万公里,宣讲4000余场。从北海舰队,到高原哨所,再到学校工厂,于爱梅的台下,有孩子们稚嫩却感动的脸庞,有皮肤黝黑的战士们亮晶晶的眼睛,也有很多热泪盈眶的人……很多人都在她的口中听到了沂蒙革命故事,感受到了沂蒙精神。

2017年9月底,于爱梅开车去蒙阴的路上跟一辆拉着39吨煤炭的车相撞,三根肋骨骨折。但10月6日,是约定去吉林省榆树市希望小学讲授沂蒙精神的日子。10月5日,于爱梅临时出院飞往长春,又坐了四个小时车赶到学校。她忍着剧痛站了几个小时给孩子们上完课,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异常,下台时,陪她去的工作人员才看到了她指尖滴下的汗。

2016年,在红嫂拥军协会基础上,于爱梅发起成立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。“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,”于爱梅说,她想组织一支队伍,让更多人参与到传播、传承、践行沂蒙精神中来。近十年过去,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在湖北、陕西、贵州、北京、江苏等地都已有分支机构,也开设了多个相关展览馆。

这些年,于爱梅累计捐赠、宣讲花费数十万元,但家里无一人有异议。“咱们现在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,吃喝能花多少钱啊。”说起这个话题,她的爱人高征文,这位曾经参加过对

越自卫反击战的军人摆摆手,眼含笑意。

“亲爱的母亲”

于爱梅讲述的故事,很多都是母亲张淑贞从小讲给她听的。作为“沂蒙红嫂”,张淑贞后半生的30多年里一直跟着于爱梅居住。这个满头白发、笑容亲和的老太太出门不多,但她和婆婆王换于的故事,早已与“沂蒙红嫂”“沂蒙母亲”的名字一起,写入历史。

1938年,毛主席提出“派兵去山东”,伴随着八路军115师进驻山东,出生于沂南县马牧池乡西官庄的张淑贞,在婆婆王换于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,任两个村的妇救会主任。除了日常发展党员,传递情报,王换于和张淑贞不惧日军“救一个八路活埋全家”的恐吓,每次战斗都上前线抢救伤员。

“俺娘和俺奶奶那时候常说,她们就是命大的。”于爱梅说,那时候两人常常战斗还没停就去战场“抢人”,母亲的头发被烧焦过两次。

在最艰难的1939年,因为党的相关机构面临战略转移,留下了很多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,这对婆媳又创办了战时托儿所,抚养了一大批革命后代,其中就有徐向前的女儿小荷(乳名),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……正值哺乳期的张淑贞和

嫂子把乳汁喂给这些孩子,他们全部平安长大,而自家的四个孩子却因营养不良、照顾不周而夭折,这其中就包括于爱梅的大哥——1941年,鬼子频繁对她们所在村子扫荡,那年秋天,奶奶和母亲带着战时托儿所的孩子躲进了东山的山洞里,因为走得匆忙,没有带够衣服,就让8岁的大哥回家拿衣服,但这一去他直到第二天还没回来。

第三天鬼子撤退了,张淑贞回到家一看,8岁的大儿子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“那会儿鬼子在天上扔炸弹,不知是惊吓还是受伤,就那么没了。”于爱梅说,爷爷最疼这个长孙,大哥死后,爷爷三天没有吃饭。

“我相信人可以为信仰献出自己的生命,但在当了母亲之后,却觉得献出孩子的生命太难了。”于爱梅说。

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,家中最少的时候也养着17个孩子,最多41个。“那些年,也不知道怎么就过来了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有时感慨。但对于这段过往,母亲曾对活下来的7个子女有过专门叮嘱:“以后任何孩子来找咱们,咱们不能不认,但是任何人不能去找他们。”

人生最后的岁月里,张淑贞的生活很简单。于爱梅说,母亲平时会看看电视,以她为原型的电视剧《红嫂》她看了两遍;再就是延续了年轻时的习惯,闲暇时间给子弟兵做做鞋

垫,家里的鞋垫一直堆得老高。张淑贞无比珍视自己的党员徽章。有一次于爱梅拿回一枚党员徽章,张淑贞问她“你怎么也有呢?”在母亲心中,这是无比珍贵的象征,不是随便能有的。

晚年的张淑贞记忆衰退得厉害,她常常在冬天打开家里的大门,跟儿女说“八路军一会儿就来了”,然后嘱咐家人下面条,打上20个鸡蛋,再去买馒头。有时她会带着全家人包饺子,包完了也守着灶台不让下,“等着八路军来了再吃”。然后就是从天亮等到天黑,儿女劝她“今天应该是不来了,要来不早来了吗?”老人才放下守着的灶台,让一家人吃上饭。

2018年,张淑贞在104岁高龄去世。告别仪式上,被她抚养过的革命后代献上同一个花圈,他们共同称呼她“亲爱的母亲”。

红色热土

临沂河东区轻住·格林酒店是一家普通的小宾馆,但住客从前台登记开始就能感受到这里的不同——这家酒店到处挂满了沂蒙红色人物的宣传板。这是老板王秀芳受于爱梅影响,主动增加的装修,“这个酒店经常接待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团,研学学生,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个土地上发生的故事。”

记者采访于爱梅的第二天,一场关于沂蒙精神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座谈会在这家小宾馆举行。活动中也能听到很多平凡的沂蒙人的故事:参加过多次抗洪救灾的退伍军人,多年来自费拥军慰问的大姐,刚毕业就参与助学的年轻人……一些平时并不为人知的人,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点亮着星星火光。八百里沂蒙,一直是一片红色的热土。

很多人提到于爱梅,也会由衷地感谢这位大姐。

自从退休后,于爱梅就没有停下过,但她觉得“累有累的价值”。她回忆说,自己年轻时曾不想做老师,但这些年,她越发感觉到教育的意义,也秉持着朴素的逻辑,“如果大家都在践行老一辈的优良传统,讲奉献,社会上不就没有那么多不好的事了嘛……”

她现在仍常常回到红嫂纪念馆,给游客讲红色故事。在这里,有一个展厅全都是关于她奶奶和母亲的,即便已经讲了上千遍,于爱梅还是会眼含热泪。

“你经常这样触动吗?”“每一次都是。”

在那个交织的时空里,她一直跟奶奶和母亲站在一起。